

今日西方，崇拜莫扎特的狂热持久不衰，全世界各舞台、电台、电视台都竞相演出或转播莫扎特的作品。如按演出费或转播费付给莫扎特的话，那么他就可将整个奥地利买下，当然包括其全部建筑。

莫扎特在世时，显然他的收入是可观的。尽管如此，他的一生就象巴尔扎克一样，负债累累。截至今日，许多研究莫扎特的学者还无法解开这令人莫测的秘密。当然对他的推测是形形色色的，是莫扎特理财不当还是大肆挥霍？是他狂赌负债还是另有风情艳史？……众说纷纭，各持己见。知情者也许只有莫扎特本人了。

尽管如此，今日的莫扎特似乎已成了“现代的上帝”，生活在虚幻缥缈之中的天才，全世界都在他的音乐前施礼朝拜。今日西方，不全是音乐家，就连作家、戏剧家无不为莫扎特的作品所倾倒，如英国的讽刺戏剧家彼得、小说家布朗斯基、瑞典的电影大师彼莱克等都在各自作品里体现出对莫扎特的崇拜和对他的作品的赞誉。甚至在今天西方的马路上，都可看见许多少女穿着《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蚌壳式褶边短裤招摇过

西方人

为何崇拜

莫扎特

市，并以此引以为荣。

相形之下，莫扎特的先辈或同辈，如巴赫、贝多芬、里亚德等古典音乐大师无疑受到了奚落和冷遇。

那么为什么今日西方会对莫扎特的作品如此偏爱、对其本人如此崇拜呢？据许多西方人解释说：莫

扎特本人不是风云人物，他不参政，也不想参政，这是其一；其二，他的作品没有政治色彩，在他谱写的乐曲里，充满着对理想的神往，对人们心灵的赞誉。

但对其他古典大师的评价就有所不同了。他们认为巴赫的作品说教太多；贝多芬的作品充满了战斗的气息；而里亚德的作品则充满着个人的意志与主张。

毋庸置疑，对莫扎特及其作品的崇拜热之所以东山再起，这与现今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分不开的，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完全出于一种精神寄托，在充满各种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人希望太平无事、和谐相处。对莫扎特及其作品的崇拜，正反映了西方人开始对六十年代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罢工浪潮的一种厌恶。这股狂热，从侧面反映了当前西方人的思想和心理现状。

（蔡家琪编译）

1787年秋，莫扎特在他妻子的伴随下启程前往布拉格，要在那儿首演他的歌剧《唐·璜》。

启程之后第三天，即9月14日，约在上午十一时左右，这对心情愉快的夫妻离开维也纳的路程也才只有三十小时多点，他们向西北方向上的曼哈茨堡和德国的塔亚那边进发，在那儿很快就完全攀过了美丽的摩拉维亚山。

T城的一位男爵夫人在给女友的信中提到了莫扎特夫妇所乘的马车，她写到：“那是辆套着三匹驿马的马车，一辆桔红色的、堂堂皇皇的带篷马车，原是一位叫做盖纳格林·伏克施泰特的老太太的财产，她对自己和莫扎特家的交往以及为他效劳似乎总感到有几分得意。”

要是有一位八十年代（即上一世纪——译注）风格的鉴赏家再来增添几笔，那将使上述对这辆车的大致描述更趋完整。这辆桔红色马车车门两边都用自然的色调画着一束束鲜花，车轮都用窄窄的金边镶了起来，但车身表面却根本没用当今维也纳工厂出产的那种光滑如镜的油漆上光，车身并没有完全凸起，只是在下部有一段陡地拱出，给人以一种轻浮之感；车顶上盖着一个高高的

大篷，篷上有许多气窗似的皮帘子，而现在这些帘子都卷了起来。

此外，这两位旅人的行装有许多地方值得描述一番。康斯坦采夫人爱惜衣箱中的新礼服，只为她丈夫挑选了一套朴素的衣著：他那件常穿的棕色轻便大衣套在有点褪色的蓝色绣花马甲外面，大衣上有一排大扣子，上面有一层微红的星状的金箔在闪闪发光；他下身穿着黑丝绸裤，长袜，鞋上还有镀金的鞋扣。就这个月来说，天气是过于炎热了，他摘掉了帽子，脱下外衣，只穿着衬衫，坐在那儿高兴地同夫人闲聊着，已有半个小时。莫扎特夫人穿着一套淡绿色底子上带白条子的、舒适的旅行服；她那一头淡棕色的又浓又鬃的秀发差不多完全松散地散开，披在肩上和颈项上；在她一生中，她的双肩和颈项还从未粉饰过，而她丈夫粗实的、结成一根辫子的头发今天却比往常梳得马虎了一些。

肥沃的田野当中，有一片缓缓上升的山坡，山坡上到处都有延伸出来的林地插入田野之中，这一行人渐渐地上山，不多久便到达了林地的边缘。

莫扎特说，“今天，昨天，还有前天，这三天我们还不曾经过这么多林子！——我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林子，更不用说有进去走走的念头了。我们就从这儿下去吧，亲爱的，去采那蓝色的风信子花，瞧它们在树荫下多好看。你的马和马夫也可以喘一口气了。”

汤亚丁摘译自[德]爱德华·英利克同名小说

莫扎特的布拉格之旅